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3  
7 July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四六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贾斯卡兰·辛格·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3次全体会议和1988年第二期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谨代表诸位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肯尼亚和秘鲁的新任大使，他们是：维斯伯·卢伊斯阁下、迪米塔尔·科斯托夫阁下、塞缪尔·鲁契罗阁下和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阁下，并祝愿他们在本会议工作顺利。我还要向他们保证，印度代表团将与他们合作。

我尤其要欢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扬·马滕松先生今天前来出席本会议，我与他相识已有多年的，这使我感到愉快和荣幸。

此外，我谨向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和缅甸的丁吞大使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他们二位将另就新位。艾哈迈德大使和吴丁吞大使不卑不亢、十分得体地代表了各自的国家，巴基斯坦和缅甸，并为本次会议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大家一定十分赞赏他们二位同本会议全体成员之间建立良好个人关系。

这两位大使都来自印度的邻国，他们的离任使我个人感到十分遗憾。我同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同为裁军特别联大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又都来自次大陆的同一区域，所用的语言是次大陆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因而可以信心十足地互谈心事。

瑞典代表登记今天发言。在请她发言之前，我谨以个人名义先讲一段话。

作为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我首先欢迎诸位经过了两个月后又回到理事厅来。有机会主持这个崇高的机构的工作，使我深感荣幸。很自然，在这个岗位上，有赖每个代表团给予合作与协助，才能完成我们面前的任务。

首先，请允许我对尊敬的匈牙利代表达维德·梅斯泰大使表示赞赏，他在过去三个月中有效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我将力求在他和他的两位尊敬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拉尔德·罗泽大使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建树。

我愉快地期待着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科马蒂纳大使及他的同事巴拉萨德圭大使和全体工作人员密切合作。

这次会议是7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谨借此机会作一简短发言。

我们即将进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本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一个世纪。二十世纪在科学、技术、卫生、教育和通信手段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二十世纪也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但最为重要的是，它把我们带进了核时代，而在核时代，既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可能性，也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早就意识到个人总是要死的，但如今却自己造成了人类集体灭亡的可能性。要冲出这种困境，就必须谨慎持重，拿出智慧，养成合作行动的新眼光。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揭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地球上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不仅世界已缩小为一个全球村，而且和平、繁荣、安全的多维性也变得更加明显。必须接受这一现实，才能形成新的思维。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已于上月结束。会议的召开是由于各方日益渴望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以来形成的多边裁军范畴内开展更多的工作，尤其是鉴于东西方关系已有了改善。大家无疑会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作出自己的评价。但可以说一般均认为国际社会借这次裁军特别活动的机会表达了对当今各项紧急问题的关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原希望见到更为具体的成果，尤其是考虑到大会的公开发言中已反映出各方在共同目标上已有十分广泛的一致之处。

虽然我不想作详细的分析，但必需指出，这届裁军特别联大并不意味着多边主义遭到失败或挫折。会上既无胜利者，也无失败者；或许可说是暂时不分胜负。尽管未产生什么文件，但会议的一些积极之处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会议按计划举行这一事实就表明多边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世界日益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如此。其次，各方为达成妥协作出了真正的努力；会上没有对抗。第三，会上的气氛是向前看的，但并非没有注意到仍然存在的巨大困难。第四，会上普遍承认1978年的《最后文件》体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商一致意见。第五，世界各国领导人——23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7位副总统或副总理，61位外交部长——出席了会议，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待军备和裁军问题的态度十分认真。最后，我们应当把裁军措施——核裁军措施、化学裁军措施、常规裁军措施以及附带措施——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持续进程，各国在这一进程中力求通过集体措施处理好全球

安全与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

因此，我们这些谈判者的任务归纳起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坚定信念之间建立起桥梁。诚然，联合国成立以来在裁军领域取得的进展虽然缓慢，但决非无足轻重，这些进展经常提醒我们：我们的任务极为重要，不能只凭一时兴起，偶尔为之。即使处境困难，我们也要坚持下去。我坚信，新的发展和趋势以及新的思维正在为我们打开新的机会之窗。我们必须以新的思想来处理旧的问题，不错过这一机会。

特别会议期间提出了许多设想。我国提出了一项关系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的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国际社会通过谈判对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其范围不仅包括核武器，而且还包括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国提议采取步骤，通过提高开放程度和加强合作来消除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我们和另外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预见到有必要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单一的综合多边检查系统，我们的计划并不将这一问题仅仅视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的双边问题，也不将其视为区域性问题的，我们从全球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并力求制订一种多边战略。

今天，和平有了新的希望。美国和苏联中导条约的批准被赞扬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尽快就削减战略核武器库 50% 达成协议。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但如能将其移植到多边领域，其影响还会大为加强。应当把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印度自 1962 年——十八国裁委会成立——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崇高的多边机构的成员。我们致力于裁军，是因为我们对“不害”——即，非暴力——的信念，这是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指导原则。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从事多边裁军谈判的国际机构，地位独特。要使谈判获得成功，就需要有相互让步的精神，而要做到相互让步又需要有更好的相互了解。我们必须具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会议的日常谈判中体现我们对集体安全这一目标的承诺。

就特定议程项目设立各个附属机构正在努力完成它们的任务。为这些项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务必在实质性工作上取得进展。至少在化学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这两个特设委员会内，明显是有早日圆满完成谈判的决心的。同时，我想表明，我将

在关于核裁军的优先问题上继续努力。此外还将加紧磋商，谋求适当的组织结构来处理与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有关的实质性工作。

我相信诸位一定会以真诚的态度同我合作，为夏季会议期间开展有条不紊的实质性工作打下基础。

在请瑞典代表玛伊·布里特·泰奥林女士发言之前，我谨再次向她表示欢迎。泰奥林女士，现在请你发言。

泰奥林女士（瑞典）：泰贾大使，请允许我对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欢迎。我们知道，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后的第一个月的主席肩负着十分困难的任務，但我们相信，以你的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和长期经验，一定可正确地指导本会议并推动其工作。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在担任4月份会议主席期间所做的优异工作；此外，我谨衷心地欢迎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以及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这是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出席的最后一届会议，我谨借此机会热烈感谢他为裁军事业所作的卓越服务，并祝愿他在未来的岗位上一切顺利。我刚刚听说缅甸的丁吞大使将要离开日内瓦。我国代表团感谢他以往给予的良好合作，并祝愿他在执行今后的任务时一切顺利。

有一句格言：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一支蜡烛。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来对待我们的任务。

我们大家齐集日内瓦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夏季会议，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结果。特别会议是不到两周前结束的，最后未能就结论文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如何评价这一情况呢？

两个超级大国刚刚批准了关于消除其全部陆基中程核导弹的双边条约，并允诺就裁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50%进行谈判，值此历史性转折点，国际社会曾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拟订并批准一项供会后实施的多边裁军方案。

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会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照理说应当拨出足够的时间争取解决少数几个有碍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这当然要求有关各方确有真诚的政治意愿。因此，美国的态度令人深感困惑，它竟然不同意适当延长可用的时间来处理少数几个有碍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不过，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目前缺乏使国际社会能对今后的裁军努力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意愿，但是，在事关全世界人民和所有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国际社会决不能允许自己被排斥在一边。

恕我直言，世界舆论的期望要大得多，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期望。世界舆论期望更大的决心，更坚忍的毅力。对于我们最后得不到机会来尽力解决未决问题，世界舆论将难以理解，而且可能也不会默然接受。

特别会议未达成最终的协商一致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未取得进展。在拟订协商一致文件的过程中，对任何案文的默认总是有条件的：在就所有各点达成协议之前，不就任何一点达成协议。然而，作此说明之后，我们即可根据已形成的协商一致案文作出初步的解释。

首先，必须承认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确实达成了协议。同时，在其余一些问题上也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为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各方作出了重大的让步。许多代表团都表示决心要达成协议——并不惜超越各自国家的立场来达成协议。

我首先要提的是我国政府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核查和联合国的作用。经协商，已一致同意请秘书长深入研究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希望以此为基础，在大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接下去，我要集中谈一谈特别会议上一些直接关系到裁军谈判会议的积极事态发展。例如，会上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论坛，并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就各个实质性议程项目加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一些拟议的案文草案强调核裁军仍是一项优先目标，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同样，在这方面还重申了停止核试验的重要性，并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审议这一问题。磋商过程中形成的一项一致意见是，请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致力于解决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和禁止对核设施发动军事袭击问题。此外，还初步一致同意鼓励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作出一切努力，包括旨在进一步加强不扩散制度的努力和旨在制止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其他措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在此领域继续努力的问题，也有可能达成协议。此外，特别会议期间还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作为紧急事项努力完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全面公约。

这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然而，作此判断的先决条件是一项案文草案得到了接受，而这一案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形成，因此我不想再深谈此事。但是，如今我们可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何所适从呢？

答案是：继续工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表示惋惜和歉意上。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工作，既要在特别会议磋商中意见趋于一致的许多领域内下功夫，也要在此种协商一致意见看来颇为遥远的其他一些领域努力，虽然有些领域十分困难。我想起意大利社区组织者丹尼罗·多尔奇的一段话：

“顺利的时候使人感到振奋，困难的时候使人透不过气来。但是，空谈乐观或悲观是毫无意义的。唯一要紧的是懂得空谈移不了山。只有若干实干才能移山。”

苏联与美国达成的中导条约将消除其全部陆基中程核导弹，这是核裁军的一个突破。中导条约引起了巨大的希望和期待。一个多月前，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互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一整类核武器的消除工作已经开始。这是对去年华盛顿首脑会议上签署的这一条约的最终确认，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的高潮。

美国和苏联正在继续就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50%进行谈判。我们知道这些谈判在技术上是很困难的。我们了解，条件的拟订必需慎重，以便利条约得到批准并避免在执行和遵守方面出现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敦促苏联和美国加速进行谈判。

我希望这些会谈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达成协议。这方面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国务卿乔治·舒尔兹在特别会议上申明这是美国在军备限制方面最优先的事项，他还保证两个超级大国将尽最大努力在今年内缔结这一条约。美国和苏联如就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50%缔结一项条约，将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裁军措施，同时也将证实国

际关系中确实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两个超级大国通过缔结这一条约，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它们已不再无休止地进行军备竞赛，而是开始为建立安全而寻求合作途径了。

共同安全的概念是帕尔梅委员会首先提出来的，该委员会指出，必须以共同安全理论取代当前这种通过军备产生威慑作用的权宜之计。国际和平必须立足于共同求生的决心而断不可以同归于尽相威胁。当今时代，核武器使人类面临彻底灭绝的危险，已不能再把战争作为失败的政治的延续。共同安全概念是一个可行的理论，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求生存的共同决心。可以将中导条约视为建立共同安全的一块基石。一项关于削减战略核武器50%的条约则可巩固经由合作与裁军而形成的安全体系。

在裁军的某些领域中，确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乐观，至少人们对一些正在举行或即将举行的谈判——诸如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化学武器谈判以及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抱有较高的期望，但如今在全面核禁试问题上却看不到这种乐观或期望。最关键的一项裁军任务陷入了僵局，而这又是裁军工作中最紧要的任务。达成核禁试的迫切性丝毫未减退。截至去年年底，进行的核试爆已超过1,600次，而且试验还在继续。去年，五个核武器国家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并无视邻国的强烈抗议，全都进行了此种试验。核武器国家提出了种种技术性理由和政治借口——可靠性、安全，等等，为这一不容辩解的做法进行辩解。但是，很显然，进行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研制更有效的武器装置。同时，它们却对受到这些武器致命威胁的世界其他国家说，核武器仅是为了威慑，决不会实际使用。然而，看来这些武器仍需不断完善，使之具有更加有效的作战能力。因此，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对任何一方都不利。

必需再次指出，目的不过是对持续不已的试验加以管制的双边谈判是不能满足核俱乐部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要求和期望的。我们的要求并不是核武器国家能相互核查对方继续进行的核试验，而是国际社会能核查没有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本届美国政府曾论证说，禁试必须从属于其他更为紧迫的优先问题，例如，关于大幅度

削减核武库的谈判。根据双方所作的宣布，此种大幅度削减已接近实现，而禁试却同以往一样遥遥无期。

必须把关于全面禁试的多边谈判放在最高优先地位，这尤其是因为，正如关于削减核武器的双边谈判确实需要时间和必须审慎行事一样，全面禁试条约也需要广泛的准备工作。

应当建立一个全球地震台站网；这一台站网应经过实际试验，确可发挥作用，以便为禁试条约做好准备。科学专家小组在这方面已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但仍需进一步工作，使国际核查系统在条约生效时可随时运转并发挥作用。

对核查领域同时出现的科学突破和政治突破必须善加利用。今年5月在瑞典的林雪平举行的六国倡议会议就核禁试监测进行了建设性的意见交换。会议强调了充分核查的必要性，并讨论了各种方法，诸如地震学监测、卫星核查和现场视察。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不得不断定正在进行的双边核试验谈判无助于禁试问题取得进展，或许仅有助于双方澄清核查方面的某些问题。然而，其重点显然是核查继续进行的试验和遵守临界规定的情况，这对裁军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仅仅同意批准一、两项意义不大的临界条约是不够的。决不允许漠视缔结多边禁试条约的要求。漠视核武器扩散的风险是十分危险的。双边核试验会谈要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就必须努力达成协议，把核试验的爆炸当量和次数限制在具有真正军事意义的水平上。此类协议应作为中间步骤，目标是尽早在确定的日期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我想顺便说一下，上星期恰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十周年纪念，因而不扩散问题受到了注意。北欧各国外交部长在条约纪念日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指出了条约对国际稳定及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该条约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文书，并且仍是迄今多边达成的最重要的军备限制协定。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使所审议的两个问题得到解决。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会导致大规模毁灭，并且仍是发动放射性战争的唯一途径。禁止此种袭击应是符合各国利益的。我们呼吁所有

参加国不遗余力地促成此一协议，这对各国安全的意义极为重大，无论是对拥有核设施还是不拥有核设施的国家都至为重要。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自1985年起一直在进行工作。在这段时期内，该委员会只取得有限的成果，这是令人遗憾的。所进行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一些问题和澄清各种立场。首先，已普遍确认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应遵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其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巩固和加强现有的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第三，大多数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已确认，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的总目标应是彻底禁止研制、试验、生产和部署空间武器这一长期目标。

瑞典及其他一些代表团曾指出，在这一总目标实现之前，最紧迫的一个部分措施就是禁止反卫星武器。为使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当前迫切需要在技术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愿借此机会重申瑞典的一项建议，即，在本会议范围内组织一次会期有限的政府专家会议来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定义问题和与我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共同努力有关的核查技术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为缔结化学武器公约花费了很多时间，并作出了相当大的共同努力。我们有理由深感关注。目前，确有人在使用化学武器。就在上周，秘书长又派出了一个由三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前往调查最近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调查团的成员是巴拉萨德圭大使以及西班牙和瑞典的专家。目前还不知道调查组的结论，但以往调查的结果使我们无法乐观。瑞典谴责化学武器的一再使用，因为此种使用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哈莱卜杰发生的那种悲剧决不可重演。

此外，有迹象表明这些武器正在扩散到更多的国家的武库中。而且，仿佛这还不算什么，化学武器技术和化学战剂正在不断发展和改进之中。这些警兆突出表明为什么我们必须以应付燃眉之急的态度开展进一步的谈判努力。这些发展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不仅迫切需要缔结一项公约，而且公约必需具有普遍性、全面性。不全面的措施或权宜之计会大大推迟或妨碍全面公约的缔结。美国和苏联已对全面禁止

化学武器作出了坚定的承诺，最近的首脑会谈尤其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些最高一级的声明中没有任何坚定的语句可有助于加速进行谈判并在确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一谈判，这是令人遗憾的。各项多边谈判的经验表明，订明此一“期限”很有益处。订明期限可以避免把注意力转移到细节问题上，过分注意细节可能有碍无助的；订明期限还可推动必要的政治进程，以利于作出有效的决策。

在这方面，我同意并提请诸位注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先生一个月前说的话，他问特别会议能否充分发挥其政治影响，“使公约得以在年底前缔结”。特别会议期间的情况表明，各方普遍愿意立即坚决开展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本着这一精神继续进行工作。当然，我国代表团认识到还有一些复杂的起草问题有待解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问题。诸位知道，瑞典一向特别注意与核查有关的各种问题。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只要意志坚定，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其中一个问题是化学武器的销毁原则和销毁顺序，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相信，只要沿着同某些直接有关的代表团磋商后拟定的方向努力，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以下各方面也不会出现任何重大问题以致无法达成协议：充分详细地拟订出可保证今后不生产的制度，或强制性质疑视察的机制，或在这方面通过一个国际组织来监督公约的执行。

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公约将不仅仅是一项应能增进各国安全的重要裁军协定，它还将是多边裁军外交、本谈判机构和参加本机构的各代表团所殷切企盼的一项胜利成果。

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无论是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还是我所谈到的其他任何问题上。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大力工作。正如丹尼罗·多尔奇所说的，空谈移不了山。只有若干实干才能移山。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登记今天发言的代表已发了言。是否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

请尊敬的美国代表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十分感谢你注意到我。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反驳尊敬的瑞典大使在谈到最近结束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时批评美国所用的论据以及她对美国的攻击。我认为，凡是最后几天和最后几个小时在纽约参加该届会议的人，都不能指责美国未尽力争取就一份文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诸位当中参加了纽约会议的人都还记得，在会议的最后几小时中，美国从华盛顿派来的最高一级的代表汉森大使参加了会议，而且，我国驻联合国大使弗尔农·沃尔特整夜都在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努力。而且我想诸位都还记得，美国同意，在干练的艾哈迈德大使主持下，不顾时间已到午夜而仍继续加时间开会，并竭尽全力参加了会议。诸位知道，我们工作了一整夜。瑞典大使根本未提到其他代表团对最后文件所持的严重异议，包括某些代表团不同意一些措词，因为其中提到某一中东国家和某一南部非洲国家的国名。她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代表团时扩散问题和常规军备部分所持的异议。她竟然单指美国为破坏者，把会议的失败全部归罪于美国。正如沃尔特将军在全体委员会最后会议上所说的，那些严重的障碍涉及国家安全和政策，对此决不能让步，也决不会让步。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有159个国家参加，对区域和国家利益及关注的看法各不相同，把会议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十分无礼的，对我国代表团是极大的侮辱，全然不顾我国政府在会上所做的努力。美国在裁军方面的记录是明摆着的。两年来，我们进行了极为艰苦的工作，与苏联缔结了中导条约，而这一条约已经签署。我们正在努力拟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此外，我们还在日内瓦为禁试核查和化学武器而努力，我们决不能接受瑞典大使对美国在裁军领域的记录所做的批评。

主席：请瑞典代表发言。

泰奥林女士（瑞典）：我十分注意地听取了美国大使的发言，我对这位尊敬的同事的发言要做的唯一评论或许应当是，我在发言中提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在那个历史性事件中，当最后几小时显然正在进行艰苦工作时——国际会议通常都是如此，总是在最后几小时才解决问题，而且我想说，在此之前人人都尽了

最大努力——很自然就应当再安排足够的时间。我参加过斯德哥尔摩会议，当时就没有顾及钟点，根据我那次的经验，只要再有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我要再说一遍，照理说本应安排足够的时间，争取解决少数几个有碍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这当然要求有关各方普遍具有政治意愿，而我感到困惑的原因当然是，美国竟然不同意合理地延长可用的时间来争取解决这几个问题。另一点是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在这方面我只能指出，我和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是有分歧的。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同意我的发言的其他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应当继续工作，共同辛苦努力，以解决本会议必须解决的问题。

主席：现在请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看到你担任主席，我感到特别愉快。正如你所说的，你我都来自同一区域——我想补充一句：我们都来自次大陆的最好区域——我这样说并不担心会引起矛盾，因为你的助手和我的助手也都来自这一区域。

主席先生，你所代表的国家是巴基斯坦的一个伟大邻邦，你本人则是我的好友，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同事。我完全相信你一定会极为卓越地在本月份主持好本会议的工作。同时，我还要欢迎新参加本会议的同事——我有幸已与他们密切合作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贡献。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席本会议，各位同事在这里以及在纽约对我称赞备至，使我深受感动。对此，我只能认为，这是因为各位同事对我无限宽厚，情谊深重。我即将离开日内瓦，因此也想正式表达一下我心中的感受，并感谢各位同事给予我的友谊和帮助。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在本会议工作的最后几个月十分忙碌，形成了一种或许从未见之于其他多边讲坛的合作关系。同时，我要正式表达对本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先生的感激之情，他亦师亦友，同他交谈总是使我受益匪浅，他在重大问题上的忠告总是切合时宜、富有建设性的，我向他以及他领导下的十分干练的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在日内瓦任职已有七年半了。除了担负其他职责外，我在这段时期也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裁军问题加深了解的过程，而我们都知，裁军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在这段时期中，我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由于这种友谊，我在本会议工作感到十分愉快，毫无疑问，这种友谊会保持下去。同时，我也毫不怀疑，鉴于我们的工作性质，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我一定会愉快地期待这样的一天。

参加本会议工作的人有幸绕这个长方会议桌轮坐一整圈的并不多。事实上，我1981年1月开始参加本会议时，就坐在左边第四个座位上。不过，这使我能够从各个角度观赏这个大厅。我曾注视着、思考着何塞·马里亚·塞尔特的绘画：第一台机器的发明、奴隶制的演变、科学进步以及战争的后果——对胜利者和被征服者都带来了死亡和破坏——最后，是他的希望：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我有理由相信，这些思想将继续对本会议产生启迪作用。

有人提到了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对于我们未能为会议拟定一份结论文件，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但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各国代表团所作的极为真诚和坚定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正如泰奥林大使在发言中所指出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比预期的高。而且我深信，这些在思想上和办法上趋于一致之处将对裁军进程产生有益的影响。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各位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给予我的慷慨合作和恳切支持再次正式表示我的感激和赞赏之情。主席先生，对于你和全体同事的友好之情，我要再次表示感谢，我将永远珍惜这一友谊。

主席：我感谢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我就简短地说几句话。

我想通知各位，我已请秘书处今天分发CD/WP. 343号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工作计划草案，我们可在7月14日星期四的非正式会议上根据议事规则第28条对此进行讨论，并希望在同日全体会议复会后予以通过。

诸位可以看出，这份案文不需要详细解释。各议程项目的分配基本上沿用了以往各届会议商定的办法，项目的审议顺序也与今年第一期会议相同。当然，我在作必要的权衡时必须考虑到本届会议的会期较短。例如，诸位会注意到，所有实质性项目均安排了一星期时间，只有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问题除外，两者一共为一星期。这一工作计划是假定闭幕日期为9月15日，并留出一天备用，以解决报告编写方向可能出现的困难。由于刚向特别会议提交了特别报告，间隔时间比较短，因此我推想第二期会议的报告篇幅也会比较短。在这方面，不妨一并考虑确定闭幕日期的问题。

各特设附属机构工作的预定结束日期为9月5日，但有些情况下有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因此可能要继续工作。由于联合国的财政紧急状况仍未解除，各附属机构应尽力争取在规定的日期结束其工作。

我现在要结束本次全体会议了。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2日星期二举行。

本次全体会议结束。

上午11时10分散会。

×× ×× ×× ×× ××